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德國國社黨史

(三)

郝登著

林孟工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德國國社黨史

(三)

著 登 郝

譯 工 孟 林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總編 蔡 者

王 雲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六章 一九二四年

一 希特勒有逃避之權嗎

在大體上批評希特勒這次暴動，我們可以說：工作做得不好。第一個錯誤是在於未有充分的準備便輕易發動，第二個錯誤是在於不注意國防軍首領的心理，第三個錯誤是在於十一月九日那天缺乏了勇氣。即是如羅姆那樣勇敢的軍人，也自願受敵人的包圍，爲的是他沒有向他的同伴開射機關槍的決心。魯登道夫是毫不願意用武力鬭爭的，他祇想用迷惑的手段。在大隊未動搖時候，希特勒本人也神志不定，對他道：『他們向我們開槍呢！』魯登道夫祇有用英雄的而且是輕率的口吻回答他道：『我們前進吧！』

在暴動發生後，我們曾發現慕尼黑的人民似曾有出來參加的準備。繼續在兩天之中，情緒激

昂的人民，奔馳街上，唾國防軍兵士的面頰，威嚇嘉爾的各處辦公廳，搗燬穩健派的報館，並且口裏喊道：『打到漢奸！』警察雖揮動警棍彈壓他們，但終是無效的。幾千學生在大學校裏面騷動，侮辱嘉爾；校長向他們勸解，幾乎被從樓上推下來；愛拉爾特勸告他們安靜，也受到他們的怒罵。

有着這麼熱心擁護的人民做後盾，他們總可以做出偉大的事業呀！然而這卻在於鬭爭大同盟應當努力奮鬥——照牠自己的名稱是應當那麼做的——而不應當遇到頭幾響槍聲便撒手。在這個時候，每個賺來的鐘頭都要減削了處於仇視的民衆包圍之中的政府的地位，這批民衆勇敢地面無所用地繼續他們的示威運動歷兩天之久，而各領袖那時卻躲於安全的地點了。

這與共產黨叛徒在漢堡，在柏林，在慕尼黑，在德國中部，所做一番興高彩烈的舉動，有什麼差別呢？鬭爭大同盟的各當事人，竟然不管魯登道夫單獨對着警察的槍口前進。奧伯蘭團體首領衛柏博士在整個一鐘頭中悽愴流淚，而希特勒卻頭一個坐汽車逃走，並不顧到他的部下各人。

我們可以替失敗者解釋說，在那個時候，他們大多數都以爲魯登道夫是死掉了。這可以作爲他們喪失銳氣的解釋，但總不能解釋希特勒的逃遁，他本人原應覺有現在單獨站在那邊指揮之

必要呢。

後來，關爭大同盟各領袖，爲替自己辯護起見，再三說明德國人不應當開槍射擊德國人。然而在魯爾或是當推翻慕尼黑黑共產主義共和政府時代，何以同樣的行動是被認爲應當的，何況那時是向徒手的民衆下這個手段呢。這是說，在他們心中，革命的關爭祇可在各階級之間發生，換句話說，在各層的人民之中，自以爲——不管有道理無道理——是彼此仇視的。在腓德赫恩廈前面的死者之中，僅有了四個工人；其他的是商人、銀行職員與退職軍官。

不過，這天流血的日子，乃是國社黨之幸運的日子。牠之連接於國防軍的臍帶終於剪斷了。所以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起，國社黨纔真正的產生出來。

二 國社黨屈膝於王子之前

可是，在暴怒的前夜，這個新生小孩的心靈會遇着比警察的槍火更要重大的危險。希特勒會要求魯博烈黑特王子與以保護。

他便借重得有王子寵愛的退職中尉紐色脫（Neunzer）——羅姆的朋友——從中溝通。紐色脫所負的任務爲請求王子疏通嘉爾，藉使國防軍與鬭爭大同盟的衝突不至發生，此外，在嘉爾那方面，須取消在法庭起訴希特勒及其友人。

紐色脫清早搭快車趕到柏克特斯園。王子提出這個條件：希特勒須向嘉爾道歉。他可以向嘉爾解釋說他的舉動是受了羣衆的勒迫——這實是不與事實相離很遠。此外，他須聽從合法的機關處分。王子完全不喜歡聽到嘉爾所宣稱祇以王朝之代理人的地位接受新政權；但是，他仍然向他的「代理人」表示說，他不願意軍隊藉故開槍，并且要他盡力量停止追究叛黨。

直到這個時候，王子必然曾公開認定他有繼承王位的權利，但並不會有過分的表示。他曾公開支撐政府特派員。他是否企圖從後者手中取得王冠，這一點是難於肯定的。無論如何，他認爲在政治策略上，應當趁這個機會，以各方面之公正人的資格出來說話。在十一月十一日，他起草了一篇宣言，在那裏面，他責備嘉爾，並邀請兩方面的敵人在墓前握手和好。可是這篇宣言不會公佈，因爲嘉爾威脅說，果然公佈的話，他便引退……。

三 希特勒想自殺

暴動後幾個星期間，調解工作還曾嘗試進行了好多次。魯登道夫希望大家免除他到法庭出席。但是巴伐尼亞人民黨卻強要法庭起訴，自嘉爾的狄克推多權力衰落後，巴伐尼亞人民黨的勢力是大見擴展，在牠採取強項態度之下，調人的努力終告失敗了。最初，希特勒也想避免到法庭。在暴動後頭幾天中，他想自殺。隨後，他被拘禁於蘭德斯堡監獄，他想絕食。但是特萊斯勒打斷他這個念頭。

起初，地方是激動了公憤而起來反對嘉爾。支持嘉爾的那些人物裏面，愛勃將軍也是其一。「慕尼黑之解放者」盡力勸告學生。在法庭裏，他曾對於這種舉動做了一篇奇異的敘述：

『幾位高年的先生跑來找我，』用游移不定的並且顯然很爲難的聲腔，他講，『而且求我對學生們說幾句勸告的話。我是不很喜歡參預口角的事情，因爲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同時要受了兩方面的攻擊。』他表示了這個態度後，仍然同意接見學生的代表，向他們解釋之中，他曾說到了希

特勒違背他的信約。

出席法庭的祇有一部份的有責任者。

魯登道夫與衛柏博士已經在腓德赫恩厦前面落於警察手中。將軍是受到極優良的待遇，並且在他答應不做任何政治活動後，對方便暫時恢復他的自由。曾鼓起十一月九日事件的激昂情緒，現在在他心中竟變成一種虛無主義，一種對於凡是代表了政府的權威之漠視的態度。他忍氣赴預審法官的辦公室，心中實感覺痛苦。到那地方後，他拒絕從大門走出法院。後來還是從暗門走出去。

羅姆、佛力克、包勒以及退職中尉布魯克勒——慕尼黑挺進隊首領——是以現行犯被起訴。在法庭裏，列席候審的還有着退職中尉華格桌（Wagner）——他受到義勇隊首領羅斯巴克的幫助，曾帶領國防軍步兵學校學生參加暴動——與一個無罪的傀儡，魯登道夫的女婿拍勒（Paret）。在訴訟開始不久之前，克利伯爾自動投案。反之，受重傷的戈林及埃塞與羅斯巴克是逃往外國。戈林在茵斯布魯克（Innsbruck）住些時候後，隨後同埃塞逃往意大利。他在那邊大約住

了一年，同那些法西斯蒂團體發生了友誼的關係，後來到瑞典去——他從前已經認識這個國家

——同他妻子在那邊度艱苦的光陰。在希特勒的暴動裏面，他犧牲了所有數目很可觀的財產。

羅姆所在他身上早已感覺到的病象，且於暴動期中曾充分表現於對抵抗人們所說激烈的話裏，現在在瑞典，又發作到了極嚴重的程度，因此被人拘禁於療養院裏。他便沉溺於麻醉藥品了。愛加爾也是被拘禁的人中之一，他是嚴重患病。在耶穌誕前不久，他恢復了自由，而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死於柏克特斯園暴動的第二個煽動者也死掉了。

在鬭爭大同盟與國社黨各機關裏，警察終不能夠找到與暴動有關的文件。這些文件是放於司令部保險箱之安全地點，羅姆經手把牠藏在裏面，與國防軍的文件混在一起。在那個地方，任何人都想不到往那裏找去。

四 魯登道夫反對王朝與教堂

希特勒的案件乃是德國從未見過之重大的政治的案件，但並不顯出有什麼非常的地方。唯

一的非常變化的情節乃在於魯登道夫所做驚人的反天主教教堂的宣言，與同有資產的和智識的階級決裂。

『在大戰時候，』他說：『梵蒂岡並不會嚴守中立，但卻是反對德意志。法蘭西是受到庇護與尊崇。這實使我感覺苦痛——我個人原是尊視天主教教堂的義舉及其教義的——當我在前夏看到教皇起來反對我們在萊因與在魯爾所採取破壞的鬭爭；看到福煦大將在旅行美國時候，在那邊受到教會所贈的光榮寶刀；看到克利孟梭也在那邊受到名譽博士的贈與；好像所有這些德意志的敵人是爲基督公司的利益而努力的。我還記得查理皇帝所受的影響，與他之叛負德意志的行爲，以及那些天主教教士所作宣傳反德意志的演講。』

他之反教皇全權論同時使他對巴伐尼亞天主教徒的聯邦主義懷着不信任的態度。在他看去，這種聯邦主義所包含的意義是『德意志做法蘭西的奴隸，而這種奴隸的地位是將因普魯士的覆亡而實現出來。』而且，因爲使他的話不爲人所悞會起見，他還說道：『我不是主張大普魯士的；我是一個德國人，我希望有一個強盛的德意志，一個照俾斯麥的意思的德意志。』

或許在一九一八年，魯登道夫比較是擁護大普魯士的人，而到了一九二三年，他卻不願意承認了。但是在與國家主義的民族運動接觸之下，他曾排除了若干偏見。他說：

『我確信有給與人民一種新的東西之必要，使他們的生活得到一種意識。同民族解放的運動發生接觸，對於我是成爲心靈之深濃的需要了。我是主張君主政制的，但我以爲君主政制這個問題在眼前是無法解決的。王朝牠的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牠祇是爲人民的利益而存在。』

後面一句話證明出在努連堡做了辭氣傲慢的演講的人，心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最苦痛的，是那些事變使我確信我們各種指導階級是無能力向德意志人民灌輸爭取自由的志願。』

德國皇帝的忠臣，現在卻拋棄了頭戴皇冠的人，而想到民間去。這樣，到了六十歲的年紀，他找到了在他之前斯登將軍（General von Stein）與俾斯麥——在他晚年——所曾走過的路線。不久後，他與巴伐尼亞軍官團體斷絕一切關係，與登堡決裂，而且在一九二七年年底，脫離基督教。這實是一種非常的性格，雖然有某某點是缺乏的；閉上眼睛，他暗中摸索到民間去的路徑而前進。在這一條路上，他遇着希特勒，希特勒是來自民間的，但卻是張開眼睛的，向上面坐着帝王與大

臣的高峯走去。

五 一個『擊鼓者』是什麼樣人

希特勒做了應付官司的準備，心中是打算趁這個機會更進一步提高了他由暴動所得到的名望。全球報館之最出色的訪員將到法庭來呢。對這一批旁聽者，他的自信心把他提高到上面坐着君王與大臣的高峯之上。他說：

『你們記清楚，我是不以部長的位置爲可滿足野心的。一個人若祇希望以部長的頭銜流傳後世，我便不承認他爲偉大的人物。我一向所抱的目的，是比這個偉大幾千倍的：我要做馬克思主義的破壞者。這個工作，我總要做到；而我做到了後，部長的頭銜將使我覺爲可笑的。當我第一次來到里察爾華格桌（Richard Wagner）墓前，我心是活躍着高傲的情緒。長眠此地的人曾拒絕在他的墓碑上刻了下面的字樣：「王室顧問御前音樂主任伯爵里察爾華格桌之墓。」我覺得這個人，同德意志歷史上許多其他的人物一樣，竟然祇願意將他的姓名，而不將他的頭銜，傳流後世，

使我也可揚眉吐氣。這不是因為謙遜緣故，我願意做「擊鼓者。」這個職務實是最偉大的，其餘的算是什麼東西。」

這篇話並不是完全正確的。希特勒在最初時期確是謙遜的。這種說大話也並不是缺乏了壞的嗜好。但是偉大的志趣卻會忽視好的嗜好。希特勒這篇話裏面，是含包了偉大的志趣，這是無可否認的。他有這種勇氣公然的以偉大的任務自許，卻不會顧到引起他人的嗤笑。

六 魯登道夫的『心不在焉』

全體被告幾乎都承認他們所被控告的各種事實，有些還帶着傲慢的滿意態度。克利伯爾爲解釋他之參加暴動起見，曾說了一番可供後人參考的理由。鬭爭大同盟的首領，原是具有天生的軍人的天真，他是這樣說：『我之認識威馬爾憲法，並不多過於巴伐尼亞憲法。當人們起草威馬爾憲法時候，我是服務於停戰委員會。因此不會看到憲法的全文。但是所有巴伐尼亞報紙，所有愛國的議員，所有各部長，都喊道：打倒威馬爾憲法！我那時，在我的軍人簡單頭腦裏，因此想道：既然大家

都反對這個憲法，爲什麼不把牠推翻呢？」

魯登道夫的態度是不同他們一樣。其他的被告都承認犯了叛逆的罪狀，祇要求嘉爾應當以同樣的罪狀也到法庭受判。魯登道夫卻與他們相反，他極力認爲自己是嚴格的依據法律與憲法而行動的。

判決主文裏面也承認魯登道夫應當享受與其他各被告不同樣的待遇。法庭沒有勇氣處罰全德國最有名望的人物。但牠是難於否認當希特勒廢立愛伯總統與德國中央政府時候，他是不曾站在布格博羅酒店的講臺上。法官們於是想出一種簡單的遁辭——不過終不能遮掩任何人的耳目，這裏面是說：十一月八日晚上，魯登道夫心中應是非常感動，因此他不曾看見也不會聽到在他前後左右所經過的事情。這樣地宣告無罪是不很光榮的，而將軍也以動人的聲音喊說這是侮辱了他的身份。不過，他總是受了宣告無罪的處分。

七 寬仁的判決

慕尼黑人民的心中總無須乎因爲這番判決而感覺痛苦了。陪審員們是熱烈的爲各被告辯護，並且要求宣告無罪。爲要得到判罪之法定的票數起見，法院主席祇得向陪審員們保證所處的刑罰將不至於執行，或將不全部執行。

因此，希特勒、衛柏、克利伯爾、包勒等人於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以反叛國家的罪名，被判處五年拘禁，但是法庭方面通知各被告說受刑滿六個月後，他們便可得緩刑的待遇。除了魯登道夫之外，其餘的被告被判處三個月拘禁，但都受到緩刑的待遇。說句實話，這次判決實成爲法官對於暴動的褒獎。而關於希特勒方面，比四年半的緩刑更見重要的，乃是法院並不會與以驅逐出境的處分，而在保護共和政府的法規裏卻對此有着嚴格的規定。加之，法庭也不會將希特勒於一九二一年頭一次受判的兩個月拘禁併科執行。

法庭的寬仁是無涯際的。頭一件，在五月一日作暴動的企圖後，法庭對於希特勒的起訴是取消了。

現在牠卻是更進一步了。總檢察官曾反對緩刑的處分，結果是無效的；他曾使大家注意到這

種寬仁的態度是等於鼓勵反叛國家的行為，結果也是無效的。假定巴伐尼亞最高法院不會顧全陪審員的意見，牠或許可以採納總檢察官的訴狀，而希特勒或將等到一九二八年纔能夠離開監牢。然而巴伐尼亞司法部長孤爾脫勒有心使希特勒恢復他的政治活動權。由他的內弟杜爾（Durr）參事居中接頭，孤爾脫勒請總檢察官撤回訴狀。緩刑的處分終於仍舊維持着。

八 魯登道夫領導國社黨

希特勒一到了剋制起初的失意後，雖然關在監牢裏，他決計保持國社黨的領導權，因為巴伐尼亞法官並不會以阻礙那些犯法者繼續做他們反叛國家的活動爲他自己的職務。希特勒在訴訟進行當中的情形和在判決後的一樣，有權利接見外面來的代表，集會討論，並且發表宣言，簡直是無異在自己辦事室裏面。僅是出外旅行，他是受了禁止。因此，關於在外面接洽的事件，他將全權付與他的政治顧問羅森培。羅森培使同國社黨第二總理查可伯組織了『大德意志民衆大聯合』（Grossdeutsche Volksgemeinschaft），後者是用以替代被取締的國社黨。